

人间有味

田秀娟

脚扭伤了，经常去一个诊所做针灸。

诊所在一个村子里。一处普通民房，两扇黑铁门油漆斑驳，门旁有槐几棵。院内，四间旧红砖房，窗前一棵枣树，还有几棵薄荷，几株艾草。

诊所的主人，是一对夫妻。男的姓刘，四十多岁，高个儿，清瘦，说话慢条斯理。女的，中等个儿，微胖，走路一阵风，说话大嗓门。男的坐诊，扎针，开药方。女的抓药，熬药，起针。

刘大夫在十里八乡颇有些名气，看病的人多。人们来了，不挂号，叫一声“刘大夫”，刘大夫抬头一笑，招呼一声，来啦？人们也不急，坐下，慢慢等。在屋里找个座儿，或者去枣树下，有的干脆拿个小马扎儿坐在大门口聊天儿。

“怎么不舒服呀？扎了几次啦？”

“腿疼，扎了三次了。你来几次了？”

……

小城小，熟人多，聊着聊着，就聊到熟人了。这个说，敢情咱还不是外人呢。那个说，可不是吗？等看好了病，咱喝酒去。那个说，好呀好呀！说完，两人哈哈一笑，成老熟人了。

常遇到一对老夫妻，五十多岁的样子。男人瘦高，长脸，大眼睛。女人矮胖，圆脸，穿着干净利索，说话声音嘎嘣脆。男人以前是军人，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负伤后，退役。去年，男人患了脑溢血，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命是保住了，但是左腿左手不听使唤。先是在医院做康复治疗，后来，女人听说针灸效果不错，便每天带着男人来做针灸，风雨无阻。针灸一段时间后，男人能歪歪斜斜地走上几步了。女人欢天喜地，逢人便讲。

等着看病的功夫，女人开始扶着男人练走路。男人每迈出一步，都很费劲，好像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脚才能迈出去。女人站在男人旁边，眼睛紧盯着他，一只手在半空悬着，随时准备一把扶住男人。有时，女人站在男人前方两三米的地方，冲着男人招手说，走过来，别着急。男人一步一步地走，身体稍微有点倾斜，女人赶紧跑过去扶住。看男人走得稳当了，女人就掏出手机，一边冲着男人拍，一边说，你们看这会儿走得好多好！女人笑着，眼角的皱纹越聚越多，似些小鱼在水中游。

男人坐在马扎儿上，大夫给他扎针灸。一根一根，一会儿，男人头顶上、腿上，扎满了密密麻麻的银针。女人就坐在旁边，给男人扇扇子，拿着

手绢给他擦汗。男人含糊不清地说：“以后，谁犯了罪，就让谁得这个病。”人们哈哈笑。问他，你是怎么负伤的？他答：“执行任务时，踩在地雷上了。左脚丫子，差点炸烂了。”虽然做了手术，但是，从那以后，他的左腿左脚常年肿着。“我算幸运的，捡了条命回来，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一想起他们来，我心里就不好受。咱活着，领工资，有老婆，有孩子，能不给国家添麻烦，就不给国家添麻烦。”男人情绪有点激动。女人拍拍他的肩膀说：“行啦，行啦，咱不说了昂！”

另一对夫妻，大概五六十岁。女人个子高，黑瘦，穿一件酒红色长袖衬衣，一条黑裤子，柔柔弱弱，走路很轻，说话声音也小。男人中等个，皮肤黑，很健壮。女人说，我这病好几年了，浑身疼。大医院小医院，去过好多地方，也治不好。这不，过来针灸来了。

男人从车上拿来两个抱枕，一个小褥子。先把小褥子铺在床上，再把抱枕放在小褥子上。然后，扶着女人慢慢躺下。女人扎上针后，男人把另一个抱枕轻轻放在女人后背，让女人倚着。男人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把扇子，为女人赶苍蝇。人们说，看你老伴儿多疼你呀！女人嗔怪，谁爱伺候病人呀？人家心里指不定多不高兴呢，就是不表现出来呗。男人笑笑，不说话，手里的扇子一直不紧不慢地挥舞着。

女人做完针灸，男人扶她慢慢坐起来。女人站着整理衣服时，男人赶紧收拾抱枕、小褥子，跟大伙儿招呼一声，就往外走。男人在前面大步流星，女人在后面小步跟随。

经常来做针灸的，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小男孩长得很漂亮，大眼睛，胖乎乎的脸。在等着针灸的时候，他坐在院子里，举着一本书，大声地读，读得很认真。该到小男孩做针灸了，小男孩放下书，就往大门外走。一边走，一边嘟囔，我不扎了，我好啦。小男孩的爷爷、奶奶就在身后追，最终，小男孩被爷爷拉着进了屋。银针扎进小男孩的头顶时，小男孩哭了，抽泣着扑进奶奶的怀里。孙子一哭，奶奶也心疼得流下眼泪。祖孙俩就那么抱着，奶奶轻轻地拍着孙子后背。屋里的人们注视着这祖孙俩，眼睛有些潮湿，屋里瞬间安静下来。

我想，等我的脚好了，不用做针灸了，也会常来这里坐坐。

这世间，百味纷呈，这里算是一种。如一阵微风吹来的淡淡的花香，温暖，恬然，可以抵挡一切疾病，痛苦，与灰暗。



开会 苗青 摄

柴火熊熊羊肉香

李晓

时令进入霜降以后，我就听到深山柴火欢喜燃烧中发出的噼噼啪啪声响了。

一大早醒来，看到朋友徐哥在微信圈里发的图片：一群羊在绿草起伏的草浪中吃草，徐哥躺在一棵槐树下睡觉。

徐哥在微信里就一句话：你来就来，我在山里等你。

穿行在都市的人流里，一想起徐哥家的鼎罐羊肉，我的唾液在喉管里咕咕作响。

徐哥住在离城40多公里外的大山怀抱中，山幽天蓝，林木苍苍，我每次去那里，就要在满山松涛声中长久地发呆，有时望望天，有羽化之感。

7年前，徐哥从商场上抽刀断水，他去山中安了一个家。徐哥的房子，是用老家乡拆去老房的旧砖建造成的，旧砖上布满了苔藓绿痕，徐哥在房前用竹木搭起架子，牵起的藤藤蔓蔓里，四季挂满了丝瓜、菜瓜、茄子、西红柿，一派葱茏浸染。

徐哥在山里养了羊，还有几十只鸡。纯白的羊在山上游动，看花了眼，以为是天上云朵落了地，晴空铺开的白云，一眼望去，又如晾晒在阳光中的棉花被。

雾气袅袅的深山里，寒气上来了，徐哥就要在山里宰羊，把羊肉放在一个大黑鼎罐里炖上，整个屋子里肉香弥漫，连墙壁缝里也是肉味儿在窜动。在徐哥家的小屋子里享受一顿鼎罐炖羊肉，感觉人生的意义又要翻番了。

去年冬至那天，漫天大雪飘落，我和友人驱车行进在通往徐哥家的深山中。结绳记事般盘旋缠绕的山路上结了薄冰，小车系上了防滑链，一路上溜溜滑滑前行，如老坦克一样笨拙地上了山。想起一部二战时的老电影，一个前苏联士兵驾驶坦克行进在茫茫雪地上，他在一棵树前停了下来，用舌头去舔树枝上的雪，那个士兵睫毛很长，眨闪着一双黑葡萄一样的眼睛，后来，那士兵牺牲在了战场雪地上。浮想起这个年轻士兵的模样，我的心顿时有点小伤感起来，在这样大雪漫漫的冬日，我是赶往徐哥家吃羊肉，而长眠的那个士兵，他的老灵魂又飘荡在哪一片浩淼时空。

到了徐哥家，徐哥拉开木栅栏，一只披着雪花的黑狗朝我们吠吠了几声，徐哥轻柔地拍打着它说，不认识了啊，都是我的人，黑狗又摇着尾巴窜上来同我们表示友好了。

柴火旺旺的小屋里，呼呼呼窜动的火苗正舔舐一个大黑鼎罐，鼎罐里炖着我在梦中磨牙的羊肉。我们在鼎罐前

坐下来，燃烧的火苗突然发出“轰”的一声响，徐哥说，这是迎客的笑声呐。徐哥往炉子里添加松木柴块，那泛着花纹的柴块幽幽散发出老木沉香。

徐哥说，这几日他正在山里看《本草纲目》，准备雪化以后上山采几种草药送给城里一个患胃溃疡的朋友服用慢慢调养。

鼎罐里漫溢出的肉香，早已经撩拨得我们食欲蓬勃。

体态颤颤系着碎花围腰的徐嫂子，笑意盈盈地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她正在另外一个柴火灶里清蒸腊肉。徐嫂子俯身，慢慢揭开鼎罐盖子，一股浓浓肉香在气浪中扑来，听得见几个人的喉咙里，咕噜噜咽下唾液的声音。

羊肉汤端上桌，盘子里是金黄透亮的腊肉，还有清炒茼蒿、蚕豆、藕片几样山里的新鲜蔬菜。徐哥给我们的碗里倒满了用大枣枸杞泡的高粱酒，这是他用自家高粱去一个酒坊酿的酒。3年前，徐哥在山后坡地种满了高粱，一到秋天，沉甸甸红彤彤的高粱熟了，风徐徐吹过，坡上顿时如红云涌动。

吃着喷香的羊肉，我们问徐哥，这羊肉怎么比城里吃着香啊。徐嫂子说，他们养的羊，都是本地土山羊，满山满坡的草是羊们的食料，其实羊肉就用橘皮、姜蒜泥、花椒合在一起，加了料酒食盐炒后，用山泉水慢炖。徐哥说，我们要吃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食物的原味。想起徐哥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一旦食物加了味精、香油这些调料，就好比人的甜言蜜语，很容易迷惑人的心，烹制食物，有时和做人是差不多的道理，最好吃的食物，都是静下心来烹调出的，它无声沸腾着大地的元气，也静静飘散着人世的味道。

晚上，我和友人入睡在徐哥铺的稻草床上，这是还在种稻子的山民一捆一捆抱来送他的，山民们呵呵呵地笑，他们就不明白，都这么好的年代了，还用稻草铺床这是为啥呢。

半夜我醒来，从木窗望出去，天上有一颗孤星闪烁，我感觉，那颗星星就是为我眨眼的，星星懂我心，徐哥也懂我心。昨晚入睡前，徐哥跟我轻声说，兄弟啊，这些年来你一直不停地写些小文章，我觉得就跟这些还在山里坚持种地种粮的农民一样。我点头称是。

徐哥，柴火炖的鼎罐羊肉汤又香了吗？我还想坐到那山梁上，望一眼你家那屋顶上的袅袅炊烟，它是那个老村子里镇定之中的呼吸。